

## 菩提道次第广论-上士道

### 第六讲

引发一切成悦意相者。修次中篇云：「慈水润泽内心相续，如湿润田，次下悲种易于增广，故心相续以慈熏习，次应修悲。」所说慈者，谓于诸有情，见如爱子悦意之相。又此所说由修等舍，息灭贪瞋不平恶涩，如调善田。次以见为悦意慈水而润泽已，下以悲种，则大悲心速疾当生，应当了知极为切要。此中有三，初修母者。生死无始，故自受生亦无始际，若生若死辗转传来，于生死中未受此身，未生此处决定非有，亦无未作母等亲者。如本地分引经说云：「我观大地，难得汝等，长夜于此未曾经受无量生死。我观有情，不易可得，长夜流转未为汝等若父若母兄弟姊妹轨范亲教，若余尊重，若等尊重。」此复非仅昔曾为母，于未来世亦当为母，无有边际。如是思惟，于为自母，应求坚固决定了解。此解若生，次念恩等亦易发生，此若未生，则念恩等无所依故。

引发一切成悦意相者。发心的所依，第二部分，是修对一切有情生起悦意之相。

修次中篇云：「慈水润泽内心相续，如湿润田，次下悲种易于增广，故心相续以慈熏习，次应修悲。」修次中篇说：「内心相续以慈水润泽，就好像先用水湿润良田，再播下大悲的种子，这样大悲的种子就容易增长广大。所以，我们的内心应当相续以慈心来熏习，接下来再修大悲。」

所说慈者，谓于诸有情，见如爱子悦意之相。又此所说由修等舍，息灭贪瞋不平恶涩，如调善田。次以见为悦意慈水而润泽已，下以悲种，则大悲心速疾当生，应当了知极为切要。其中所说的慈心，是指对于一切有情，都能视为爱子般地生起悦意之相。前面对一切有情修平等心，已先息灭由贪瞋所引发的不平等，有如将粗涩的恶田调整为良田；接下来再以视一切有情犹如爱子的悦意慈水润泽良田；这时再播下大悲的种子，大悲心就能很快速的生长。所以，应当了知如何引发悦意慈心的重要性。

此中有三，初修母者。生死无始，故自受生亦无始际，若生若死辗转传来，于生死中未受此身，未生此处决定非有，亦无未作母等亲者。至于如何引发对一切有情的悦意慈心呢？方法分为知母、念恩、报恩三个部分。最初修习知母，是思惟从无始以来，轮回生死不断，因此我的受生也没有穷尽；既然受生没有穷尽，当然生我的母亲也没有穷尽；由此推知，一切有情都可能做过我往世的母亲。

如本地分引经说云：「我观大地，难得汝等，长夜于此未曾经受无量生死。我观有情，不易可得，长夜流转未为汝等若父若母兄弟姊妹轨范亲教，若余尊重，若等尊重。」正如本地分引经中说：「我观大地，难得看见任何一位众生，没有经过无量的生死；我观有情，也很难发现在漫漫长夜的流转中，没有做过你们父亲、母亲、兄弟姊妹、轨范师、亲教师、或其它尊长、善知识的众生。」

此复非仅昔曾为母，于未来世亦当为母，无有边际。如是思惟，于为自母，

应求坚固决定了解。再说，一切有情不仅仅是我们往世的母亲；在未来世当中，也同样是我们的母亲，而且永远没有穷尽的时候。如果能够这样来思惟，对于知母这个部分，就会生起坚固决定的了解。

此解若生，次念恩等亦易发生，此若未生，则念恩等无所依故。这个胜解如果生起，接下来的念恩部分，就很容易发起；若是对于知母的胜解无法产生，下面的念恩、报恩当然也就无所依据了。

二修念恩者。修习一切有情是母之后，若先缘于现世母修速疾易生。如博朶瓦所许而修，先想前面母相明显，次多思惟非唯现在，即从无始生死以来，此为我母过诸数量。如是此母为母之时，一切损害悉皆救护，一切利乐悉皆成办。特于今世先于胎藏恒久保持，次产生已黄毛疏竖，附以暖体十指捧玩，哺以奶酪授以口食，口拭涕秽手擦屎尿，种种方便，心无厌烦而善资养。又饥渴时与以饮食，寒时给衣，乏时给财，皆是自己未肯用者。又此资具皆非易得，是负罪苦及诸恶名，受尽艰辛求来授与。又若其子有病等苦，较其子死宁肯自死，较其子病宁肯自病，较其子苦宁肯自苦，出于自心实愿易代，用尽加行除苦方便，总尽自己所知所能，但有利乐无不兴办，凡有损苦无不遣除，于此道理应专思惟。如是修已，若念恩心非唯虚言真实生者，次于父等诸余亲友，亦当知母如上修习。次于中人知母而修，若能于此生如亲心，则于怨敌意亦应知母而正修习。若于怨敌起同母心，次于十方一切有情，知母为先渐广修习。

二修念恩者。第二，是修习念恩的部分。

修习一切有情是母之后，若先缘于现世母修速疾易生。如博朶瓦所许而修，先想前面母相明显，次多思惟非唯现在，即从无始生死以来，此为我母过诸数量。在修习一切有情是我母之后，如果先缘这一世的母亲来练习，念恩的心很快就能生起，正如博朶瓦所用的方法：先观想母亲在自己的前面，接着多多思惟，不止现在，应从无始生死以来，曾作为我母亲的数量不计其数。

如是此母为母之时，一切损害悉皆救护，一切利乐悉皆成办。特于今世先于胎藏恒久保持，次产生已黄毛疏竖，附以暖体十指捧玩，哺以奶酪授以口食，口拭涕秽手擦屎尿，种种方便，心无厌烦而善资养。又饥渴时与以饮食，寒时给衣，乏时给财，皆是自己未肯用者。又此资具皆非易得，是负罪苦及诸恶名，受尽艰辛求来授与。又若其子有病等苦，较其子死宁肯自死，较其子病宁肯自病，较其子苦宁肯自苦，出于自心实愿易代，用尽加行除苦方便，总尽自己所知所能，但有利乐无不兴办，凡有损苦无不遣除，于此道理应专思惟。当她作为我母亲的时候，想尽办法保护我不受到伤害，想尽办法使我得到利益、快乐。从十月怀胎开始，就受尽艰辛，出生后更是时时抱在怀里逗玩，亲自喂养奶水、把屎把尿、擦唾擦涕，从来不觉得厌烦。从小到大，小心呵护，饿的时候给食物吃，渴的时候给饮水喝，冷的时候给衣服穿，穷的时候给金钱花，这些往往都是自己舍不得吃、舍不得喝、舍不得穿、舍不得花的。提供给我的资具，更是费尽

辛苦，不知受了多少罪，吃了多少苦，造了多少业，也许还牺牲信誉、招来骂名才得来的。爱子生病时巴不得帮他病，受苦时巴不得帮他受，命危时巴不得帮他死，这一切都是出于自己真实、心甘情愿的替代。任何时候，总是用尽一切的方法，就自己的所知所能，来为我除去一切的苦，帮我得到种种利益安乐。对于这些道理，我们应当专心来思惟。

如是修己，若念恩心非唯虚言真实生者，次于父等诸余亲友，亦当知母如上修习。次于中人知母而修，若能于此生如亲心，则于怨敌意亦应知母而正修习。若于怨敌起同母心，次于十方一切有情，知母为先渐广修习。如此修习之后，如果念恩的心真实生起，就以父亲和其余亲友为所缘，修习知母和念恩；若是念恩的心也能生起，接下来就以中庸为所缘，修习知母和念恩；如果能视非亲怨的中庸为自己的母亲而念恩的话，就以怨敌为所缘，修习知母和念恩；等到念恩的心也能生起，最后就对十方一切有情，修习知母和念恩。总之，以知母为先，然后渐次扩大所缘境来修习念恩的心。

三修报恩者。如是唯除转生死故，不能相识而实是我有恩之母，彼等受苦无所依怙，舍而不虑自脱生死，薄无惭愧何甚于此。如弟子书云：「诸亲趣入生死海，现如沉没大水中，易生不识而弃舍，自脱无愧何过此故。」故若弃舍如有恩，于下等人且不应理，况与我法岂能随顺。如是思己，取报恩担，即前书云：「婴儿始产全无能，饮谁慈力授奶酪，依慈多劳此诸母，虽最下等谁乐舍。」又云：「由得谁腹而安住，由谁悲慎而取此，此母烦恼苦无依，最下众生孰乐舍。」无边功德赞云：「有情无明盲，意乐衰损慧，为父子承事，慈悲饶益我。弃此独解脱，非是我之法，故汝发愿度，无怙诸众生。」若尔如何报其恩耶，生死富乐母自能得，然彼一切无不欺诳，故我往昔于由烦恼魔力所伤，如于重伤注硝盐等，于性苦上更令发生种种大苦。慈心饶益，应将彼等，安立解脱涅槃之乐而报其恩。中观心论云：「又由烦恼魔，伤害已成疮，我如注灰水，反令苦病苦。若有于余生，慈敬及恩益，欲报其恩惠，除涅槃何有。」不报恩担，重于大海及须弥担，若能报恩，即是智者称赞之处。如龙王鼓音颂云：「大海及须弥，地等非我担，若不知报恩，即是我重担。若人心不掉，报恩及知恩，令恩不失坏，智者极赞此。」总之自母未住正念，心狂目盲复无引导，步步蹉跎趣向可怖险崖而行，其母若不祈望其子，复望于谁。若子不应从其险怖救度其母，又应谁救，故应从此而救度之。如是若见为母众生，由烦恼魔扰乱其心，自心无主而成狂乱。又离慧眼观增上生，决定胜道。又无真实善友引导，一一刹那造作恶行，如步蹉跎。总于生死，别于恶趣奔驰悬险，母当望子，子应济母。如是思己，拔出生死而报其恩。集学论云：「烦恼狂痴盲，于多悬险路，步步而蹉跎，自他恒忧事，众生苦皆同。」此说如是观己，不应于他寻求过失，见一切功德应觉希有，然此亦合苦恼之理。

三修报恩者。第三，是修习报恩的部分。

如是唯除转生死故，不能相识而实是我有恩之母，彼等受苦无所依怙，舍而不虑自脱生死，薄无惭愧何甚于此。虽然不断地轮转生死，使我们不能相识，但一切的有情众生，无一不曾是有恩于我的母亲，而他们现在正在轮回当中受苦，孤苦伶仃地无所依靠，如果我舍下他们而自求解脱的话，就是一个薄情寡义、毫无惭愧心的人。

如弟子书云：「诸亲趣入生死海，现如沉没大水中，易生不识而弃舍，自脱无愧何过此故。」故若弃舍如是有恩，于下等人且不应理，况与我法岂能随顺。正如弟子书中所说：「母亲的轮转生死，就如同沉没在大海水中，虽然生死变异而不相识，但如果将她弃舍，只顾自己解脱，是没有比这个更令人羞愧的事了。」像这样弃舍对我们有恩的人，连下等人都不会做了，更何况是修大乘的上等人，这和佛法的慈悲又怎么能相合呢？

如是思已，取报恩担，即前书云：「婴儿始产全无能，饮谁慈力授奶酪，依慈多劳此诸母，虽最下等谁乐舍。」又云：「由得谁腹而安住，由谁悲慎而取此，此母烦恼苦无依，最下众生孰乐舍。」如此思惟之后，应当背负起报恩的重担，就如前面弟子书中所说：「婴儿一生下，完全没有生存的能力，是谁用慈心哺乳这个孩子，是谁费尽艰辛将他抚养长大，面对于我有大恩德的母亲，即使是最下等的人，也不会想到要抛弃。」又说：「婴儿是借谁的腹部怀胎，是谁用悲心，小心谨慎地将他生养，面对为我生烦恼、受苦、无依无靠的母亲，就算是最下等的众生，也不忍心把她弃舍。」

无边功德赞云：「有情无明盲，意乐衰损慧，为父子承事，慈悲饶益我。弃此独解脱，非是我之法，故汝发愿度，无怙诸众生。」无边功德赞中也说：「一切有情被无明所蒙蔽，就像瞎子完全见不到智慧的光明，但他们曾经是最亲爱的父亲、母亲，曾用慈悲饶益过我。现在要我抛下他们独自解脱，这实在不是大乘人应有的行径，因此，我发愿要救度这一切无依无靠的众生。」

若尔如何报其恩耶，生死富乐母自能得，然彼一切无不欺诳，故我往昔于由烦恼魔力所伤，如于重伤注硝盐等，于性苦上更令发生种种大苦。慈心饶益，应将彼等，安立解脱涅槃之乐而报其恩。然而，该如何救度呢？我又该如何报恩呢？在生死当中，一切的富贵安乐，母亲她自己就可以得到了。但我们应该知道，这世间的一切富贵安乐，都是在欺骗我们的，它并不是真正的安乐，它就像在已经严重溃烂的伤口上（比喻在无量生死当中，已被无明烦恼所伤），再洒上硝盐（比喻再给她世间的富乐），只会使人苦上加苦、痛上加痛。所以，若是想真正饶益如母的众生，就该帮他们都从轮回中解脱，并且安立在涅槃之乐当中，这才是真正的报恩。

中观心论云：「又由烦恼魔，伤害已成疮，我如注灰水，反令苦病苦。若有于余生，慈敬及恩益，欲报其恩惠，除涅槃何有。」中观心论中也说：「如果我报恩的方式，是再给母亲世间的安乐，就好比在已被烦恼魔所伤，严重成疮的伤口上，再加上石灰水，反而会使得伤口更痛、更苦。所以，我如果想在有生之年，报答我最慈心、最敬爱、对我有大利益、大恩惠的母亲，除了涅槃之外，那里还有

其它的呢？」

不报恩担，重于大海及须弥担，若能报恩，即是智者称赞之处。如龙王鼓音颂云：「大海及须弥，地等非我担，若不知报恩，即是我重担。若人心不掉，报恩及知恩，令恩不失坏，智者极赞此。」可是，如果不能负起报恩的重担，就会觉得比大海水和须弥山的负担还要沉重；但若是能够负起报恩的重担，就是值得智者欢喜赞叹的地方。正如龙王鼓音颂中所说：「大海、须弥、大地等，本来不是我们可以承担得起的，如果我们不知报恩的话，它就会成为沉重的负担；但若是能不失坏知恩、念恩、报恩的心，就能荷负起报恩的重担，这是智者极力赞叹的地方。」

总之自母未住正念，心狂目盲复无引导，步步蹉跎趣向可怖险崖而行，其母若不祈望其子，复望于谁。若子不应从其险怖救度其母，又应谁救，故应从此而救度之。总而言之，自己的母亲因为不能住于正念当中，所以心狂乱、加上眼睛瞎、又没有人引导，正一步步地走向危险的悬崖上，这时母亲不指望爱子来救她，又能指望谁？做孩子的，这时不去救度母亲脱离险境，又该去救谁？所以，应该把母亲从悬崖上救下来。

如是若见为母众生，由烦恼魔扰乱其心，自心无主而成狂乱。又离慧眼观增上生，决定胜道。又无真实善友引导，一一刹那造作恶行，如步蹉跎。总于生死，别于恶趣奔驰悬险，母当望子，子应济母。如是思已，拔出生死而报其恩。因此，若是见到如母的众生，正被烦恼魔扰乱其心，六神无主而成狂乱，既没有慧眼知道怎么去获得这一生的安乐、以及究竟的涅槃乐，也没有真正的善友来引导他，以致于每一刹那都在造作恶行，这样不但不能了脱生死，反而正快速地奔向恶趣的险坑，这时母亲应当祈望爱子，爱子也应当救度慈母，帮她拔出生死的险坑以报答其深恩。

集学论云：「烦恼狂痴盲，于多悬险路，步步而蹉跎，自他恒忧事，众生苦皆同。」正如集学论中所说：「无明的众生，心狂乱、性愚痴、再加上眼盲，正步履蹒跚地走在充满危险的悬崖上，这是多么让人忧心的事。」

此说如是观已，不应于他寻求过失，见一切功德应觉希有，然此亦合苦恼之理。平时尽量做这样的思惟和观察，在思惟观察的时候，不应该去寻求众生的过失，就算只有看到一分的功德也要觉得希有，毕竟众生所有的烦恼和痛苦都是相同的。